

长篇小说

李幼谦
◎
著

卧底

WO DI ZHONG JIANG

中靖

传奇人物 神秘派司 特殊使命 非凡经历

安徽人民出版社

卧底

WO DI ZHONG JIANG

中靖

责任编辑:孙文波 责任校对:肖琴 封面设计:王路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卧底中将/李幼谦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12(2009.3重印)
ISBN 978-7-212-03511-2

I. 卧…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4758 号

卧底中将

李幼谦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发 行 部:0551-3533257 0551-3533258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安徽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960 1/16 印张:28 字数:370 千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511-2
定 价:3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题 记

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我们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原因是，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领导正确外，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第二，群众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

——原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 邓小平

目 录

被疑	1
来客	19
逃离	35
投诚	52
开店	78
返军	94
借调	117
建功	133
受训	154
留京	172
电台	186
情报	211
劝降	227
降特	246
巡视	270
城管	292
侦察	306
查防	326
保粮	353
策反	375
渡江	393
会师	409
书中主要人物解放后简历	443

被 疑

怎么这样倒霉？钟淑鲜差点把肠子悔成三截，早知惹出这样的麻烦，别说总统府，皇帝金銮殿也不看！

都怪丈夫把它吹得像花一样：说曹雪芹祖先在这里当过官，清朝皇帝下江南这里是行宫，太平天国洪秀全把这里当天王府，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黄兴、孙中山……呀，那么些古今名人进进出出的，还不是天上神仙府？

听得心动，吵着要来看看。有机会回贵州，那可是向苗族姐妹吹嘘的资本！就是不去老家，到首都见了大世面，回芜湖家中，在大姑子面前也多几分话题。

南京是个大火炉，在1946年的7月里熊熊燃烧，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还都”，更给这里火上加油。

钟淑鲜来了三天，小旅馆如蒸笼一样，还不如出去散心哩。中山陵去了，山高坡陡但有凉风，灵谷寺也去了，屋深殿大也很幽静。今天出来感觉太热：太阳如火，空气滚烫，人们都躲在家里，似乎一出门就会变成熟肉。只有他们这对外地人要逛街：力化说那里没有人走路，钟淑鲜一定要喊辆三轮。为了看风景，她又要把车篷降下，好在一路树荫笼罩，车行有风，也还凉快。

果然，国府路上人迹罕至，甩颗手榴弹也炸不到人。远远望见那巍峨屹立的大门楼了，静寂肃穆、气势森严。三个大门洞只有当中打开，门顶上青天白日的旗帜无精打采地垂着，四名国军站岗，个个汗流浹背，雕塑一般纹丝不动，苍蝇叮在鼻子上眼睛也不敢眨一下，每人都端着一支美式冲锋枪，似乎随时要向行人发射。

这阵势，钟淑鲜怯了场：“不能进去看吗？”

张力化笑了：“这又不是免费公园，我们进去也要证件的。”

“你在哪栋楼上班？”钟淑鲜从门洞看进去，想象着丈夫上班的地方一定富丽堂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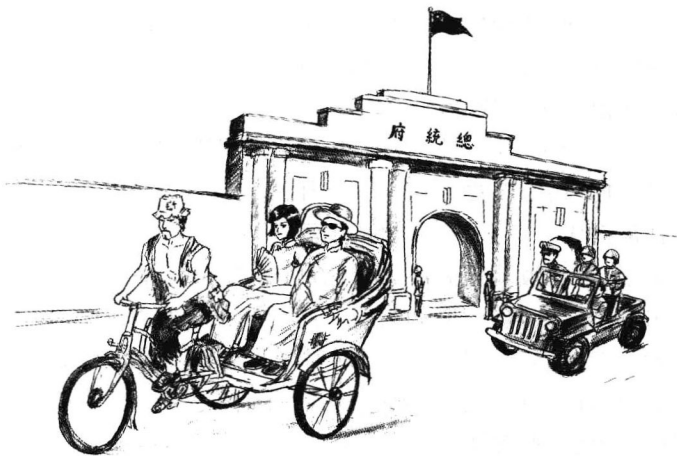
丈夫笑了：“国防部不在这里办公。”

妻子上当了，粉拳插在他肩膀上：“以为能带我进你办公室看看的，原来骗我?!”

“我那不是……”力化没说完，侧目见站岗的士兵虎视眈眈地打量着这边，赶紧催车夫蹬快点。

三轮从门前还没完全驶过，士兵全都举起右手敬礼：从国府大门里开出一辆吉普车，坐在车里的，是国防部预备干部管理处处长苏魁，刚汇报完工作出来。

驾车的周副官正视前方，恰好与三轮车上扬起的胳膊相对，湖蓝色旗袍的短袖只包裹了胳膊上一小截，其余部分雪藕一般耀眼。仅看侧面，就把他迷住了，方向盘一晃，吉普车颤了一下。



“什么情况?”处长身子前探。

“那女人……真漂亮!”依仗自己是处长夫人侄儿，处长惧内，副官说话从来没有顾忌。

“就知道看女人!”处长是个睡觉都睁着只眼睛的人，立刻发现了新目标，“张力化?怎么跑这里来了?”

“他不是请病假了?”

“是的，他要回家，我没批准。据反映，这几天也没在宿舍住，还以为他偷偷跑回家了……盯上!”

盯梢美女?副官精神百倍，机灵地顺手向右打了方向盘，车子

飞快地拐弯，似乎与那车背道而驰，可只绕半圈，就不近不远地尾随其后了。

钟淑鲜依然兴致勃勃：“力化，美式装备的政府，机关怎么搬到古色古香的地方来了？明明挂着国民政府牌子，怎么又叫总统府？”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府……”张力化没说完，笔直的腰板突然瘫软，身子靠到三轮车后背上，轻声对妻子说，“别往回看，有人跟踪！”

钟淑鲜一哆嗦，勃勃兴致如被冷水浇灭，身子恨不得缩成一团：“谁……为……为什么……”

“我的上司，才从政府出来，撞上我们了。”

“这……这怎么办？”

“你陪我看病，现在回旅店休息，没什么。”张力化靠到车背上闭目养神。

小车窗子开着，但车速慢，进不了风，前面车慢吞吞的，跟着它蜗牛似的溜达半天，周副官穿着皮鞋的双脚闷在车头里，汗水把内衣裤都浸透了，心里咒骂：张力化个鬼东西，怎么还不停下来？

三轮终于拐进一家旅馆的大院。周副官不敢怠慢，下车进了院子，探头看了一阵，很快就回到大街上来报告：“处座，就是人事科长张力化。他被一个女人扶上二楼去了。那可真是绝色女子！难怪几天没上班，原来在这里金屋藏娇？！”

周副官眉飞色舞，口水差点喷到上司的脸上。处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就说有事，要他明天回处里上班。”

周副官又进去，在掌柜处问了房间号码，走到二楼的最后一个房间前，门关着，正要敲，门开了，那个美貌的女人端个脸盆出来，惊讶地问：“先生您找谁？”

近前一看，这女人更漂亮：一袭藕色碎花短袖旗袍，勾勒出凹凸分明的苗条身材，眉目少见的清丽，口音脆脆的，不像本地音……周副官咽了口口水，清了清嗓子，柔声问：“张先生住这里吗？”

女人彬彬有礼：“您找我丈夫张力化啊？里面请！我马上来。”

说着，她把门推开来，袅袅地往楼下走去。周副官目送她下楼，这才转身进门，见张力化在床上躺着，哈哈一笑：“张兄，几天没

见，躲到这里享清福了？！”

张力化双眉紧锁，满头大汗，挣扎着要坐起，又无力地躺下，一脸痛苦：“周副官……兄弟我……实在……坐不起来……”

“怎么了？”

“旧伤……发作了……”

“是吗？”副官将信将疑，“还到大街小巷兜风？”

“……是……去看病的……”

“嘿，我就在你后面，怎么不叫我送你？”

“……你……你一直跟踪我？”

处长躲在车里，一定不想让人知道，周副官干脆担当下来：“还以为你把哪个大员老婆拐了，我来拿个现行的，呵呵。”

力化苦笑着说：“哼……接收钱财和女人，我们这号人够格吗？”

周副官连忙岔开：“这么漂亮的女人，哪找的？”

听他说得轻薄，力化不快：“贱内知道我生病了……特意从芜湖家中赶来……照顾我几天……”

“你老婆？张科长真是艳福不浅呀，如此国色，城里也找不到几个吧？”副官是个色鬼，说起女人就滔滔不绝，“他妈的，南京美女都被日本人屠杀光了，尊夫人一定不是这里人。”

“远征缅甸到贵州铜仁时，当地名士为我做的媒……苗家女子……叫钟淑鲜。”

“苗女？稀罕。”副官惊讶地说。

力化正色道：“贱内……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也有些学历，但毕竟出身于……山野夷蛮之地……小家碧玉……怎么能与大城市贵族名媛比？”

即使在大城市，美丽而有文化有教养的女子也不多，少数民族更稀罕了，周副官转为羡慕：“难得难得，老兄好福气……”

他喋喋不休扰人清静，力化继续推起太极：“打探贱内出处……是不是，想托她……为你找个南国佳丽？”

“张兄笑话我！在下是关心你……什么病？”

力化又唉声叹气了：“长沙会战时……该死的日本鬼子，把老子腹部打烂……肠子都流出来了，这以后，三天两头犯病，疼死

人了……”

“我知道，张科长是抗日英雄！”周副官嘴里说着，就向床边走来，“我看看伤势如何？”

“长官，且慢！”力化妻子不失时机地进来了，端着一盆热水，直接放到丈夫身边的草席上，“这一身臭汗，难闻死了，给他擦把身子行吗？”

妻子给丈夫擦身，副官只好退后，趁机到门口透透风，嘴里唠叨着：“好贤惠的妻子！老兄，哪一世修来的福啊！”

钟淑鲜见他背对门里了，弯腰给丈夫擦去满头汗水，迅速抽出脸盆下被热水烫软的膏药，掀起丈夫衣襟，看见右腹下陷的伤口一惊：怎么真有些红肿？

见她突然怔住，力化食指捣了一下她的手腕，纤细的兰花指抖了一下，拿的膏药飞快盖在伤口上。接着又搓了毛巾，把他前胸后背擦了一遍，这才直起腰，端了脸盆往外走：“看这水脏的，能肥田了！”

副官盯着那张盈盈笑脸，看得心猿意马，等她背影消失，想起处长的交代，依然走到床边，要掀张力化的衣襟看伤势如何？

妻子真是聪明伶俐，哪来的膏药？乘擦身机会贴上，才不怕他查看哩。力化干脆掀开衣服，膏药还有点烫，索性一把扯开它，面部配合默契，五官立即拥挤到一起，有气无力地哼道：“唉、唉……你看看……南京还是首都啊，都是庸医！就弄这黑鸡屎糊弄人……”

他揭开的地方碗口大一片，黑不黑红不红的膏药泥掩盖了肤色，没药的地方也红红的，当中凹下去一个小坑，被药膏糊涂填着，似乎深不可测，散发出苦涩的气味，似乎旧伤腥臭，他赶紧后退一步：“哪里看的？”

“路上一个老头给我们带路，在小巷里……边上还有菜地……”

这怎么查？副官就汤下面：“嗯，伤势不轻，处长还叫你去处里上班……得，我给你请假吧！”

“啊？等好了请你喝酒……”说着力化就要起来。

副官做了个停止的手势：“别动，到时候，嫂子可要给我敬酒啊。”

苏处长车在街边等着，听副官汇报后并不满足：“去把三轮车

夫逮来问问!”

“早从后门走了。”

“蠢货!”处长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回去!”

副官有点委屈:“姓张的是为抗日受的伤,又是黄埔军校出来的,天子门生,抗日英雄……”

“你懂个屁! 戡乱时期,杜绝动摇,他十分可疑!”

“可疑?”副官发动了汽车,还是回头问。

“学着点,你!”处长训他像训孙子,“疑点有三:一、有人举报他看过《挺进报》。二、国民政府上下,有几人像他这样清明?”

“怎么了? 挺好个人!”

“就是太好了! 吃喝嫖赌一样不来,烟酒茶都没嗜好! 简直就是共匪洁身自好的模样。三、他家在芜湖,那里可是皖南门户、新四军老巢、共党游击队根据地、地下党的活动区域……现在,正是蒋总裁动员全党全国上下一致反共戡乱时期,他居然消极抵触,闹着要请假回家……”

见处长脸阴沉着,周副官不敢多说,只是低声嘟囔着:“人家不是生病么? 再说,要有那么漂亮的老婆,我也不……”

他思想跑马,方向盘也松懈了,车子一晃,差点撞电线杆上。处长吓出一身冷汗,刚想开口骂他,一想,这家伙虽好色多话,但好歹是亲戚,既是副官,还兼着司机,自己命可握在他的手里! 只是拍了他一掌:“小心开车!”

“是。”

“下午,给省保密局唐玉昆发个电报,他坐镇芜湖,让他严密监视张力化家。”

“直接给唐局长打电话不省事?”副官问。

“我周围都是黄埔生,提防着点。”处长又冷笑了一下,“让唐局长有案可稽,也免得张力化真出了问题,反怪是我手下人。”

“唐局长知道他家住哪里吗?”

“告诉他,芜湖陡岗正街 12 号。”处长小眼睛在镜片后闪着狡黠的凶光,“另外,散布张力化生病的消息,动员大家去探病。”

“嗯!”副官明白处座的意思,“说他有个漂亮的苗族老婆,那些

家伙跑得比风快，去的人多，也是对他的监视。”

处长嘴角一咧，算是笑了。

钟淑鲜在楼角偷偷望去，见吉普车里两只镜片在窗口闪光，知道有人，副官发动小车走了，她才出门买了两碗凉面，端回来两人吃。不放心外面要关门，丈夫摇头，说来人才看得清楚。她只好走近床轻声问：“旧伤周围真发红哩，发炎了？”

“苦肉计，自己拧的。”力化跟着问，“哪来的膏药？”

“你不是要装病吗？三轮车经过药房时，看见吊着一串，顺手扯片放提包里了……”

“哈，我老婆干特工可是块好料！”

女人心疼，就要揭膏药，说贴着热。力化说不能揭，他们一定还要来人监督。

淑鲜拍拍胸口，惊魂未定：“都怪我，要看什么国民政府，给你找麻烦了。”

力化这才从床上下来吃面，安慰地对她说：“与你无关，他们早就怀疑我了。”

“怀疑你什么？”

“因为反内战，怀疑我通共产党。”

她惊吓地张大嘴，又立刻捂住：“这罪名可大了！我们走吧。”

力化愁眉结成两个疙瘩：“怎么走？”

妻子知道，丈夫是考取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家交不起30块大洋的学费，日本人打来，一家人到了汉口，在黄埔军校任教的姑父再三动员下，他才考的军校。于是说：“你当初要考不上，不就没今天的烦恼了吗？”

“你以为我想考？”丈夫不痛快，丢给她两颗卫生球，“头次考试就在考场睡觉，一个字没写，得了零分。我想考的是抗日军政大学，可惜他们撤离了，无路可走了，只有回头再考……”

“我知道你能，居然考了第一，上了黄埔军校十四期。”淑鲜给他扇凉，半真半假地说，“想不到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只恨日本鬼子……”力化吃完面条，正接过扇子要给妻子

扇，突然又把扇子塞给她，就势往床上一倒，“有人上楼！”

没人来，是隔壁的，她松了口气：“真是草木皆兵！”

力化苦笑了，“我们没安静日子过了。”

果然，从下午开始，“探病”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夫妻二人烦不胜烦。晚饭后，房间里只剩小夫妻俩，张力化搂着淑鲜疲惫的肩深感歉意：“淑鲜，本想让你来大城市看看的，连国民政府都没进去看一下，却惹了一身腥，实在对你不起……”

淑鲜勉强笑道：“是我给你带来麻烦了，怎么说对不起我？现在真有点倦，想躺着歇会。”

张力化正起身要去关门，才下床，又赶紧缩回了脚，低声说：“淑鲜，真来人了。”

刚躺下，一个军人急匆匆进屋：“哥，你真病了？”

原来是妹夫阮相庭——张力化手下科员，上周，还是张力化叫他找的这家旅馆，只说想清静几天。今天下午，国防部里就传得沸沸扬扬，说张力化老伤复发，把老婆叫来照顾了。见大家赶集似的要来，为便于说话，只好趁吃晚饭的时候来探望。

“心病而已。懒得听他们的反共动员，只有装病啰！”见妹夫来了，张力化露出笑容，“说了怕你难过，我叫你嫂子来南京玩了。”

阮相庭转身，才看见钟淑鲜笑盈盈地站在一角，便问家中老人是否安好。

钟淑鲜问：“你也不问问德珍？”

“老夫老妻了，不要问的。”做妹夫的讪笑着。

钟淑鲜说：“你不问也要告诉你，爸爸与奶奶都好，妹妹也很好，什么时候你也带她来南京玩玩？”

阮相庭说：“有什么玩头？我们都想回家，就是请不动假。”

“相庭，你来得好，正有急事找你……”张力化说着，写了一个号码递给他，“你马上到电话局去，给我老同学刘和平打个电话。”

“江心洲驻防的那个营长？”阮相庭有点为难，“只怕他不认识我。”

“电话都受监听，你也不能暴露身份，只对他说，德钦让你到他家看看，担心祖母病重，要家人发个电报来。”

话刚落音，突然他躺下来，跟着周副官就带来个军官，白色短袖衬衫没一丝皱纹，菜色军裤笔挺，皮鞋黑得发亮，身子挺得笔直。瘦小的个子瘦长的脸，全身上下像被剔了肉的骨架子，连鼻子似乎也被削尖了，上面架着一副金边小眼镜，还得用银链拴吊着。

阮相庭立即站正：“苏处长好！”

军人一愣，老脸上挤出一丝笑意：“你是张力化科室的？”

“是！”

周副官出面解释：“他俩是郎舅。”

张力化做个要下床的架势：“处座，烦您来看望，卑职消受不起……”

来者不善，正是昨天跟踪张力化的管训处处长苏魁，他一个箭步上前按住床上人：“老弟为国负伤，繁冗礼节就免了吧。你也别告诉我生病了，可不要怪我来迟了啊。”

阮相庭把椅子端来给他坐：“处长，听说嫂子来了，我还说带她去看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哩，没想到哥哥病了……”

淑鲜端上三杯茶，处长瞥了一眼这美丽的女人，笑道：“力化，把夫人接来南京不玩玩，却放在这小店伺候你，实在对不起人呀。”

张力化苦笑道：“在下惭愧，本来，向您请假，就因为贱内第一次到南京，想陪她玩的，没好意思明说，谁知……我这老伤不争气……”

“有事就跟我讲一声嘛，周副官你也熟悉，为人十分忠厚的，不如叫他开车，带弟妹逛逛京城夜景如何？金陵虽不比西南美景，但秦淮河、夫子庙还是有那么点看头的。”

“啊，不必了，看不看无所谓，力化身体又不好……”钟淑鲜推辞着。

“恭敬不如从命，妹夫也说带她出去看看的。”张力化对妻子使了个眼色，道：“麻烦处座和周副官了！”

“三个人一起去吧，也免得张老弟不放心哈。”处长笑道。

阮相庭提出要求：“哥，我明天要上班，就不回你这里了。”

处长首肯，又吩咐副官：“游完了，你把力化妹夫送回去，再把张夫人带回来接我吧。”

副官面孔多云转晴，领着淑鲜、阮相庭下楼了。

处长这才关上房门，转头笑道：“老弟，恭喜你啊！我已经给你

申报上校军衔，只等你伤愈上班，上头就能发表了！”

“多谢处座栽培！”力化欠身，接着按住伤口，皱眉扁嘴，“我这伤……好汉就怕病来磨呀……”

处长又做了个下按手势：“赶紧躺下，快养好伤，继续为党国效力！”

力化笑笑，安稳地躺倒。

“你几日没去机关，有的情况不了解。我给你传达一下总裁训示……”说到这里，处长突然起立，“近来，共匪一再挑衅中央，破坏和平，已经到了和他们算总账的时候了。总裁希望我们精诚团结，三个月之内消灭共匪！”

“啊？上面的决心很大呀！”

“是的，所以，要尽快把伤治好。明天带你到大医院看病！”

力化一惊：“不必不必，怎能劳动处座？”

“让周副官陪你去，他开车，方便。”

力化急了：“今天上午才看的。”

处长小眼睛眨了几下，连连摇头道：“偏街僻巷土医生，能看什么病？你是党国栋梁，不能有一点闪失！”

检查是真，治疗是假，力化虚与委蛇：“卑职区区小伤，怎劳处座如此费心？我自己去吧，护送实在没必要的……”

处长板脸道：“还请老弟服从安排。到大医院检查一下，有个结论更便于治疗吧。”

再推辞恐怕有麻烦，力化只得答应，嘴里喊着：“那就多谢处座了。”他干脆摇着扇子打哈哈，处长随便说什么都附和。

终于盼到妻子回来，一个人进门，手里却提了两个小包，他心里更不快：这些东西来历可疑呀……

淑鲜根本不看丈夫，只对处长说话：“是不是打断二位长官商议国事了？”

处长一脸假笑，连说：“哪里哪里，玩得愉快吗？”

“感谢处长美意！”淑鲜一笑，把手里提的两包东西送到处长面前，“初来乍到，匆忙间也没带地方特产给处长，实在抱歉……今天

劳烦副官带路，买了两匹丝绸，请捎给长官夫人，也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吧！”

处长正色道：“弟媳妇远道而来，没给你备礼物，怎能要你破费？”

“区区小礼，不成敬意，处长要不接收，就等于看不起力化了。”

张力化果然猜出了东西的来历，见妻子如此处理，十分佩服她的聪明，也帮着劝说处长接受。苏魁脸上堆出两分笑意：“弟妹实在客气，你的心意我就带回去吧。”

夫妻两人如释重负，力化也笑了：“拙荆是小地方人，没见过世面，也就不到处座府上叨扰了。”

苏处长只得告辞，提着东西下了楼，见副官打开车门，怒火中烧，把那些物品往他身上一扔，瞪着眼睛骂了一句：“自作多情！”

副官半句话不敢多说，一路机械地打着方向盘。

淑鲜透了口气，关上门宽衣擦身：“总算轻松了，现在不会来人了吧？”

丈夫心事重重，不答，靠在床头发呆。

妻子奇怪了：“怎么像霜打的茄子似的？”

力化叹了口气，道：“淑鲜，来者不善，这姓苏的是康泽控制下的别动队头目啊。”

“康泽是谁？”

“他呀，是老蒋心腹，头号特务头子，专门监视国民党左派的。只要上了他们的黑名单，就……有点危险了。”一旦被传唤，就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他们处里少了好几个军官了。可他不敢说得太露骨，担心吓着妻子。

“怎么办？趁夜逃了吧。”妻子热得涨红的脸，突然变得煞白。

“往哪儿逃？”

“去苗疆啊，那里没战事，我们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穷点苦点都不怕……”

力化眉头紧缩：“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芜湖家中还有那么一家人哩。国共开战，哪里不打？无法逃避的。”

“那，我们就束手就擒？”淑鲜问。

“车到山前必有路，你睡吧，让我想想怎么办……”

力化想不出什么办法，想到明天有人监视他看病，寒冬全身也要冒冷汗。大医院检测仪器齐备，假病能瞒过医生？但要告诉了妻子，她晚上一定不能入睡。床板如烙铁一样滚烫，翻来覆去睡不着，耳边已经响起妻子轻轻的鼾声，他辗转反侧，又担心惊扰了妻子，只有轻轻坐起。

钟淑鲜还是被惊醒：“力化，你怎么不睡？”

“啊……天，太热……”

“什么事你说啊，我不给你分忧谁给你分忧？”

张力化把要去医院检查的事情说出来。钟淑鲜听说，半晌无语，但仅仅经过半天，她突然成熟了许多，眼前一会儿浮现苏处长那阴冷的目光，一会儿又是周副官色眯眯的笑容，她突然镇静下来，把丈夫推了一把：“你还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怕什么？他们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肚子疼不疼还能看得出来？”

张力化想想也是，只要不改口，神仙难下手，看他们怎么办！

按照处长的意思，要将张力化送到部队医院找个专家检查的，周副官有私心，把他送到自己熟悉的关医生处了。

这是个出国留学回来的女大夫，接受过美国专家的培训，上校军医，内科副主任，职务技术都说得过去。副官倾慕已久，正愁没时间接近。既然熟悉，想必也不会说假话，就让张力化老婆看看，别把自己当天下第一美人了，比起人家喝过洋墨水的美人来，她可是草鸡比孔雀——差远了。

一进医院，张力化踌躇不前了，副官却迫不及待地直奔内科(3)室，进门就喊：“我的关大夫啊，在下可想死您了！”

埋头看英文书的女子抬起头来，推了下眼镜，淡淡一笑：“别那么肉麻，又想要什么好药？”

“我带好东西来了！”他从皮包里扯出昨晚买的衣料，“这是我到苏州专门给您买的丝绸，您摸摸，多柔软，多光洁……”

“看病还要送礼开后门吗？”钟淑鲜扶着丈夫进门来，一眼看见桌子上的东西正是副官巴结她的，脱口而出。